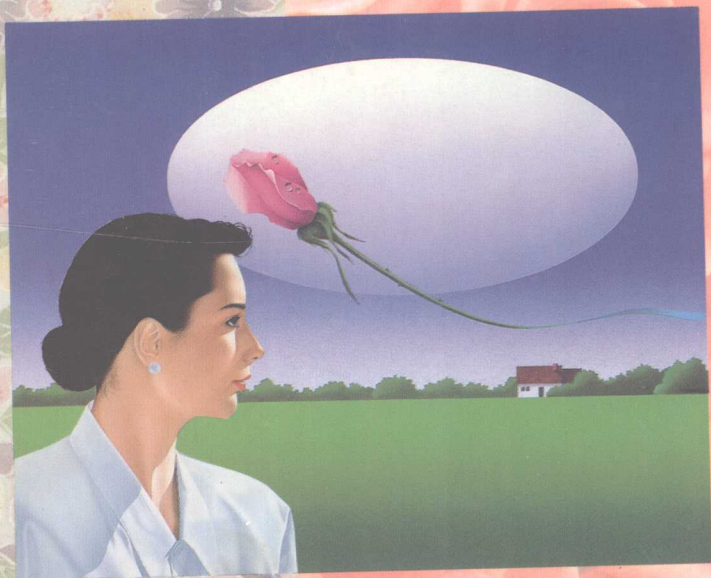


電視影集原著

- 在聖潔的信仰和情慾交織的衝突裡
隱修十三年後的她，該如何解開靈與慾的矛盾？

靈與慾

瑪賽兒・柏恩斯坦／著◎張艾茜／譯



國際中文版
獨家授權!!

人性的刻劃，心靈赤裸的告白
國際暢銷書作者—瑪賽兒・柏恩斯坦
繼《修女傳》後，又一曠世鉅作！

靈 與 慾

瑪賽兒・柏恩斯坦／著◎張艾茜／譯



BODY AND SOUL

Copyright ©1991, Marcelle Bernstein

Chinese language Publishing rights arranged with

A.P. Watt Ltd.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

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©1993 Shy Chaur Publishing Co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譯序

一般非教徒的讀者，對於天主教的一些模糊印象，可能多半來自電影：「修女傳」中莊嚴肅穆的修道院，安詳平靜的修院生活、仙風道骨的修女；「真善美」中逍遙快樂的瑪麗亞；以及更現代化的「修女也瘋狂」……，總之，修女似乎永遠是那麼安寧、無憂無慮，對神及世人的愛，使她們奉獻一生而無怨無悔。

本書雖然是一部小說，但是作者曾經深入體會修院生活，對天主教的環境、儀式、修女的心路歷程，都有深刻的認識；她帶領我們走進女主角安娜的內心世界，寫一個原本信念堅定的修女，如何在歷經十三年的修院生涯之後，又重新萌生對俗世的渴望。

在作者細膩真實的描寫之下，我們知道修院固然是莊嚴肅穆的，但是安詳平靜的修院生活中，必須時時信守著沈默、順從的戒律，「自由」是不能不捨棄的代價，崇高安貧的背後，可能是清苦的飲食、辛勞單調的工作……，因此，誠如書中所說的，「俗世中離婚的人越來越多，修院裏還俗的修女也越來越多」。

再次面對睽違十三載的凡塵，安娜心中既期待又害怕，悲歡離合、生老病死是人生在世

無法避免的事，她固然面對著重重困難與挫折，但是她願意體驗真實的這一切——與那一份美好真摯的感情。

1

天色還沒亮，她就像往常一樣的醒了。在這半夢半醒之際，她讓自己再享受片刻的奢侈，暫時不必理會即將到來的這一天艱苦的職責。

睡意漸消時，她開始感受到背上的痛楚。薄薄的馬鬃床墊，幾乎對硬梆梆的床板起不了絲毫作用；稍一翻身，粗糙的毛毯就刮痛了她的頸部。多年來，她一直無法習慣這些，一年只清洗一次的厚床單自然也不例外。她知道，這下子是不可能再入睡了。

她睜開眼睛，短小的棉窗簾隨風掀動了一下，她可以依稀辨認出窗口的欄杆。房間裏仍是一片幽暗，但是她對這個蟄居十三年的小房間已經熟悉得無以復加了；門口到窗戶有十步，橫向只有七步。向左伸手，就可以摸到水槽，向右伸手，則是簡陋的床頭櫃和褪色的檯燈。

依照規定，九點之後就必須熄燈，所以她也無法隨心所欲地閱讀。鄰室傳來輕微的熟悉鼾聲，以往，她思家心切無法入睡時，鼾聲倒也是一種慰藉，能使她心境平和下來。但是此刻，起伏不平的鼾聲卻牽動了她的愁懷，她嘆口氣，紛亂的思緒像無情的語言般刺痛了她。

房間的另一端掛著她自己編織的簾子，讓她可以曬內衣。一陣強風吹得她的棉長襪恣意舞動，棉線是她自己紡的，襪子也是她自己織的；雖然她們不分冬夏都穿著涼鞋，但是穿上棉襪之後就相當保暖，美中不足的是穿起來會癢。她曾經對這一點表示過意見，但是上面卻堅定地指示她：不能逃避不舒適的事物。

事實上，她們以往所過的日子更要簡陋得多。譬如：直到五年前，她們才獲准用肥皂洗衣服。雖然肥皂也得靠她們自己製造，但是起碼比洗滌蘇打好多了。

過去這一、兩年，她越來越體會到環境的貧乏。最初十年中，她默默地接受沒有鋪地毯的走廊、石子地面的廚房和工作房、筆直的椅背和粗糙的木桌子。有一天，她忽然忍受不了，從花園裏摘回一束藍鈴花——她實在渴望看到一些不僅只於實用功能的用品——結果遍尋不著花瓶，只好用一個水罐代替。

想到她一會兒就要穿上的粗糙棉布服，她不禁心生厭惡。初來的時候，她覺得穿起來好光榮，因為那是她自己努力爭取來的，但是最近她卻不時渴望一些美好的事物——一條綴帶，或是一塊絲布，那都是她不可能再有機會享受的奢念。

當然，這些都是小東西，倒也無關緊要，但她穿的衣服卻和百年前的款式一模一樣，仍舊是那麼簡單、中性化，沒有任何裝飾，甚至連安全別針都沒有。她必須收集漿果放在罐子

裏，等到變乾變硬之後再穿成一串，牢牢地扣在衣服上。

這些年來她發現，她和家人的距離越來越遙遠，她的以往彷彿根本就不存在，就連她的本名都被取消了！現在，只有在她自己心中和難得與家人聚首的短暫時刻中，她才是「安娜」。

她的本名，她原本的身份，多年前，她是多麼殷切盼望著徹底捨去，是那麼誠摯熱切想要一下子跳進未知的世界，然而，事實證明她的付出是多麼的可悲！

她必須盲目地順從一切嚴厲的戒律，例如隨時把雙手手腕恭敬地交疊，用腳跟走路，必要的時候絕不開口；即使不得不開口，也不能直視對方，必須低垂目光；對長上要謙卑敬畏，鈴聲一響就趕快依令行事。上面規定妳用什麼方式做事，就必須一成不變地照樣去做，絕對不容許有任何異動。打破一個杯子，都得主動承認；要吃阿斯匹靈，也得先申請批准。有一次，她進餐的時候打破一個盤子，還得跪下來親吻地面。

漸漸地，她發現自己已經沒有任何屬於個人的品味或意見了。她和這裏的人幾乎已經沒有任何不同。她深感痛苦，覺得自己已經被毀滅了，不再是一個整體。

幽暗的曙光中，安娜環顧一下簡陋的房間，她曾經對這個窄小的空間感到十分滿足、快樂，回想起來真覺得奇怪！在這裏，每半小時鈴聲就會響一次，她又有別的工作要做。所以

晚上回到房裏之後，負擔彷彿就輕了許多。

沒有進來之前，她從來沒有想像過和那麼多人居住在一起有多困難；就拿此刻來說，鄰室起伏的鼾聲一再侵擾著她唯一的隱私，彷彿不斷地提醒她，她的命運已經與這些人緊緊地結合在一起，無論穿的、用的，甚至所觸摸到的任何東西，都不單單屬於她一個人，她沒有任何選擇權。就連吃些什麼，也完全由別人決定。不論妳喜不喜歡，都只能吃擺在妳面前的食物。

想到食物，她不禁渴望喝杯茶。但是事實上，只有起床一小時後才喝得到茶。無論如何，這已經比過去好多了——從前她們唯一的熱飲就是糖水，近年來才獲准喝茶，但咖啡仍在禁止之列。她常常想，早知如此，她就會在到這裏之前的鐵路餐廳再喝一杯那種差勁的咖啡了！

初來時，她覺得自己從未到過這麼遙遠的地方，雖然事隔多年，她仍然忘不了對這裏的第一印象：大門旁邊冒著縷縷炊煙的灰色石屋、道路兩旁濃蔭遮天的幽暗林木、孤立在石楠灌木叢中的房舍、遠處像畸形巨人似的山峯。遙遠的山谷裏，有三條河流蜿蜒而過，四周一片寂靜，只有微風吹起乾枯落葉的沙沙聲和偶而傳來的一聲鳥叫聲。

安娜一向習慣於繁忙都市中的種種喧鬧聲：車聲、叫賣聲、建築工地的各種工作聲、音

樂聲——這輩子，她從不曾經歷過如此深沈的平靜。

在這裏，沈默是必守的戒律，就連偶而大聲關門也違背了規定，必須跪下來懺悔。

但是這一切並沒有難倒她，最初那幾年，她熱愛這裏的一切，很高興前途有了著落，心裏覺得很踏實、很安全。

她並不介意艱苦的工作，因為她年紀輕、身體好。但是日久之後，當年那個略顯豐滿的十八歲女孩，卻成了身材苗條結實的女人。她們的食物並不好，晚餐之後，她經常還感到饑餓，即使是雙倍的食物，她也吃得下。

她的胃口大增，當然主要是由於工作量繁重：她不但負責大部份的菜園工作，還要養雞、清理雞棚、收集雞蛋。她最無法忍受的工作，是把不生蛋的老母雞活活用雙手掐死，她甚至因此到午夜都無法入睡。

她看看自己的雙手，即使在昏暗的曙光中，她也可以看到手指上洗也洗不掉的污垢，以及手掌上的繭，這根本不像一個剛剛年過三十的女人的手，倒像一個苦力的手。

初到此地時，她的手指纖細、肌膚光滑，還塗著紅紅的寇丹。第二天，她們就給了她棉花和丙酮，禮貌地要求她把指甲油擦掉。她的指甲油仍然留在盥洗袋中，但是有一天晚上她回房時，連袋子都整個不見了。她從來不曾追問，也沒有人向她解釋。哥哥給她的香皂，她

一向喜歡的收斂化粧水、爽身粉——全都不翼而飛，只留下她的牙刷和牙膏，等到這些用完之後，她就只能像別人一樣用鹽刷牙了。

她原本一直留著長髮，用玳瑁髮夾夾住，或者用緞帶綁著，那個樣子很適合她，配合著她羞澀的笑容和天真無邪的五官，看起來更加年輕。有一次，她在本書上看到一個中世紀公主的畫像，就是她這個模樣：蒼白的肌膚、圓圓高高的額頭、挺直的鼻樑、豐潤嬌小的下唇，堅毅嚴謹的上唇。

她還記得自己最後一次把滿頭金棕色的長髮梳了又梳，編成一條長長的辮子，用橡皮筋綁住，垂在背後；她們當眾剪掉她的頭髮，放在一個小垃圾桶裏；那一束頭髮看起來像盤著身體睡覺的動物，她忍不住用手摸摸，溫溫的，彷彿有生命一樣，她心中突然湧氣一股怒火和痛苦，這樣逼迫她實在太殘酷，太沒有意義了。

這還是小事，後來，她們甚至用剃刀把她的頭髮剃得乾乾淨淨，一綹綹秀髮掉落在她肩頭的白紙上，她知道自己看起來一定難看極了，幸好，她看不見自己！

有些人一直保持著這樣的髮型，每三、四個星期就剃一次頭髮，說是方便涼快。也有些人和安娜一樣，只修修髮尾。她没有鏡子——她們全都没有——整整十三年，她都沒見過鏡子，所以無從知道自己此刻的模樣，或許很可怕吧。

手搖鈴的聲音使她完全清醒過來。五點了，走廊上傳來一聲尖銳的敲門聲，以及她聽了十三年的同樣叫喚聲。

快到她門口了，她可以聽到穿著涼鞋的腳步聲和鄰室的回答聲。輪到她了。

「保祐主的聖名。」

她也用十三年來一成不變的話回答。

「永受讚美。」

安娜打開檯燈，桔色的燈光溫暖悅人。她撐起上身，把雙腳放到地上暫停片刻，緩和一下背部的痠攣。然後把身子一扭，四肢著地，低頭親吻一下地面。

她在地上跪了一會兒，打起精神準備面對這一天。以往，她從來不是這樣的。沒有多久之前，她早起時都還充滿了期待，熱切盼望著一天即將面對的任何體驗。當時，她真心真意地相信，自己與上帝有某種神秘的聯繫，她是祂把愛傳播到人間的工具。

不知從什麼時候起，她的信念已經不再那麼堅定不移了。她心裏開始有一股蠢蠢欲動的衝動，最初只是像偶而牽動的肌肉一樣，漸漸的，彷彿在她體內形成一個結實的硬球，有時她真擔心，如果那個球果真是個實體，她必然是患了什麼病，但事實上當然沒有。

她洗過臉之後，仔細地用冷水拍拍眼眶四周。高中時，她在雜誌上看到過，這樣可以使

肌肉緊繃，所以她一直保持這個習慣——這也是她僅存的虛榮了。然後，她用一盆微溫的水和自製的肥皂，很快地洗個澡；有人告訴她，在某些修院，必須套上一件麻布袋似的黑罩衫，盡可能在罩衫下洗澡，她天真地問起原因，對方答道：「肉慾會蒙蔽心靈，使意志薄弱，所以一定要慎防。」

安娜每天早上都要洗頭，因為她很討厭辛勞一天之後滿頭汗水，以及白色頭巾緊貼在額頭窒悶的感覺。洗完頭，她一邊用毛巾拍乾，一邊想：即使是獨身，她的身體仍然是女性的身體。早年，她原本期望自己像天使一樣，不渴求任何肉體的滿足，但是她發現，這種感覺越來越難以掩蓋。有一、兩次，她曾經試著和副院長探討這個問題，但是卻沒有什麼結果。她也曾請教過引導見習修女的馬太修女，所得到的答覆非常堅定：「絕對不要期望自己從未擁有過的東西。」安娜絕望地追問：「可是我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呢？」馬太修女只能不著邊際地說：「不要胡思亂想。」藉以掩飾她的尷尬。

當然，她不是不懂理論，而且就理論上來說也確實如此。但是在實際上，她卻覺得像個怪物似的，在這道圍牆之外，任何三十一歲還是處女的女人，要不是醜得過份，就是心理有問題。

她相信，自己既不致於太醜，心理也沒有問題。她只能相信她們所教導她的：貞操是天

使的生命，是快樂而且容易做到的犧牲；在永恆的生命裏，根本就沒有男性與女性之分。

她摸摸頭髮，已經夠乾了，她一邊穿衣一邊繼續想道：永恆實在太遙遠了。年輕時，她對才發現不久的宗教熱誠深具信心，相信生命是短暫無常的，很快就會消逝，唯有來世才是恆久可信的。

外界的時光是過得多麼迅速，她的童年、青少年時期，和任何其他女孩都沒有什麼差別，難怪她下了這麼戲劇性的決定之後，父母幾乎無法承受。

那年秋天，學期快要結束時，她只告訴一、兩個好友，下學期她不會再回來上課了。她們追問原因，她就將這個秘密快樂地和她們分享，也不知道是誰去四處宣揚的，反正等她知道時，已經無從阻攔了。結業典禮那天晚上，同學們為她開了一個歡送會，還遞給她一杯酒，讓她「留下一些對往日的回憶」。她喝了那杯酒；如果她當時不喝，就永遠也沒有機會喝了。

第二天早上，喝了酒的後作力產生了。她的眼皮好沈重，頭轉得太快，就會頭暈目眩，幸好以後不會再有這樣的經驗了。她收拾好行李，寫上家裡的地址，向同學告別，搭上火車：曼徹斯特、史路伯利，然後是通往威希普的支線。一切都過得很慢，像是在油水裏游泳似的。

這當然是宿醉所產生的幻象，一切都會改變的。但奇怪的是，情況並沒有改變。幾個星期之後，她才發現時間可以分成兩種，一種是外界的時間，由別人的命令、課業、用餐、打電話——來分段；還有一種是這裏的時間，冗長、緩慢，充滿了沈默的影子和回憶的空間。她學著依照規定來利用時間——當然也包括傾聽上帝的話語。有時候，她真的相信自己聽到祂的聲音了，因而滿心喜悅，彷彿事事順心如意。

安娜穿上羊毛長襪，在膝蓋上繫好橡皮襪帶，扣好長袖棉內衣和厚厚的軟呢襯裙。冬衣總是在每年的同一天分發下來，如果天氣仍舊很暖和，也只有忍耐了。她從門後的掛鉤拿下深灰色的厚袍子穿上，扣好腰上的皮帶，最後套上無袖的直筒黑色肩衣。

接受主的軛，負擔祂甜蜜輕鬆的擔子。

這句話對她而言，原本非常貼切。她本想放棄感官之樂，選擇艱苦的工作和服從，以及「至死方休」的沉默，修院原本就是暫時的苦難，因為天堂就在它的盡頭。她把白色的頭巾繞在頭上。

主啊，在我頭上放上贖罪的盔。

已經快五點半了，是讚課的時間，隨後還要做晨禱。她拿起掛釘上的羊毛長斗篷，檢查一下襯裙口袋：手帕、鉛筆、紙、火柴全都在。她點燃油燈，關掉床頭燈，然後打開門等待。

陰暗的走廊上站滿了灰衣女人，各自拎著油燈，魚貫前行，安娜也跟上去，走向教堂。這裏是她們活動的中心，修女們每天集合在這裏祈禱八次（白天七次，晚上一次）。

修女的席位和信眾的席位之間，隔著大格子的鐵窗。修女這邊冷落空曠，她們的席位排在兩旁，為首的高背椅是給院長和副院長坐的。

安娜低下頭，她身邊的修女個個都在靜思，這是她們每天晨起的例行公事。她們相信祈禱能夠帶來改變這個世界的力量。她們並不要求看到祈禱的效力，因為她們知道自己已經盡了一分力。

安娜像以往一樣，知道自己也盡了力，但是她內心卻有了某種改變——某種她自己也沒有理解的改變。她仍然體會得出這種平靜生活的美，但那卻再也無法令她滿足了。

安娜閉上眼睛，努力在內心尋找上帝與她靈魂交會的那個小小光點。她輕誦晨禱，沈浸

在那永久的誦詠之中。如果她不質疑，不去思考，這些對她仍然相當有效。

直到唱讚美詩的一小時過完之後，修女們又魚貫到餐廳時，她內心那個小小的聲音才又再度啃蝕著她：

我再也無法這樣生活下去了。

2

已經在後面追了快五哩路的卡車，終於在漫長的下坡路上趕上了它。他抬頭看看，銀色的卡車車身上，寫著「杜利貨運」幾個紅色大字。

隆隆的車聲使他想起昨天到銀行面談之後，站在聖保羅車站的情景，頓時又冒出一顆顆豆大的汗珠。火車駛過隧道時，他就站在月台邊緣，低頭望著彷彿要吃人似的鐵軌，他對背後那些擁擠的人羣倒也不以為意：那樣看起來會更像意外事故，他存心想一死了之——但是還不想死在兩百個陌生人面前。

這裏就不同了，沒有任何旁觀者。他不在意地放鬆雙手，小車危險地接近卡車龐大的車身。他把右手手腕架在大腿上，只用指尖控制方向盤，只要再往前一點，迷你車就會被大車